

六・典範在夙昔： 人生逆旅，冰炭懷抱

莊嚴一生即是中國近代文化史的縮影，同時也是中國文化傳播史的寫照，甚而說是中國文人在新時代中如何自我定位的具體說明。在他身上體現中國宮廷文物的精神內涵，同時也呈現出人文品味的生活點滴，除此之外，身為政府公務員，恪盡職守，名利毫不動於心，使得文物獲得周全。莊嚴以「瘦金體」聞名，瘦硬飄逸，絕代一時。其實他的褚字楷書中庸平正，行書則上追六朝風韻，晚期書法則碑帖兼備，風格獨樹。莊嚴人品端正，待人謙和，素有老夫子之稱，其修養為傳統文士的縮影，莊儒兼備，使其出世入世皆能自得，影響後進無數。莊嚴於藝術教育人才的培養貢獻卓著，擔任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所長，培育臺灣最早的高等藝術研究人才，開啟臺灣藝術教育的先河，尤以故宮博物院與藝術研究所的結合，足為典範。

(下圖) 莊嚴（左）與臺靜農攝於臺北溫州街臺氏寓所。（莊靈攝）

(右頁圖) 莊嚴 書忘年二大字 1974 紙本



■ 清白守正，繁華夢盡

故宮文物與莊嚴一生難分難解。文物無法飛渡千山萬水，唯有人的意志得以獲致此不可能之事。吳哲夫認為：「慕老一副清俊瀟灑的外貌，加上寬厚仁慈的內涵，常使初識者認為是一位標準的文弱書生。不過只要與他接觸多的人，卻都瞭解慕老溫和中常帶剛毅之氣，所以能臨事篤定，進退有據。」莊嚴一生從繁華歲月的典藏史開始，由北京守護文物南下，此後又播遷西南，最終渡海南來，若無堅貞意志，如無安貧樂道情懷，豈能如此艱苦卓絕，度過重重難關。因為有太多艱困環境的考驗，

1976年，中國書法學會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十人書展」，莊嚴應邀主講〈對當前我國書法的看法〉。並當眾揮毫書寫對聯「再揚江漢浪，一洗九州塵」。（莊靈攝）



以及太多困乏其身的不安與生活等著他去克服，同時也有太多困境中的險阻等著他去攀越，莊嚴卻能堅貞如一，不為絲毫誘惑、困頓所撼動，到底是寶物有靈，還是守護這批文物的典藏史心地光明磊落，方能保此文物毫髮無損，並無短少一件。若無中國文士的清風霽月的胸懷，淡泊名利的人品，豈能如此。國家危難，匹夫有責，文化絕續，國士豈能置外。回顧這段國寶顛沛流離的艱苦歲月，莊嚴以其人格的孤高與堅忍，才能保得這批文物能穿越廣大的地理限制，在極短時間下迅速啟運，如果他們的心志稍一不堅，他們的行動稍有蹉跎，這批文物的命運必然又另當別論。莊因以「清白守正」來理解父親莊嚴的一生，頗為允當。

這種堅貞而不為名利所動搖的人文精神，正是莊嚴得以護送文物

1978年8月，莊嚴攝於臺北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莊氏一門藝文展」會場。（莊靈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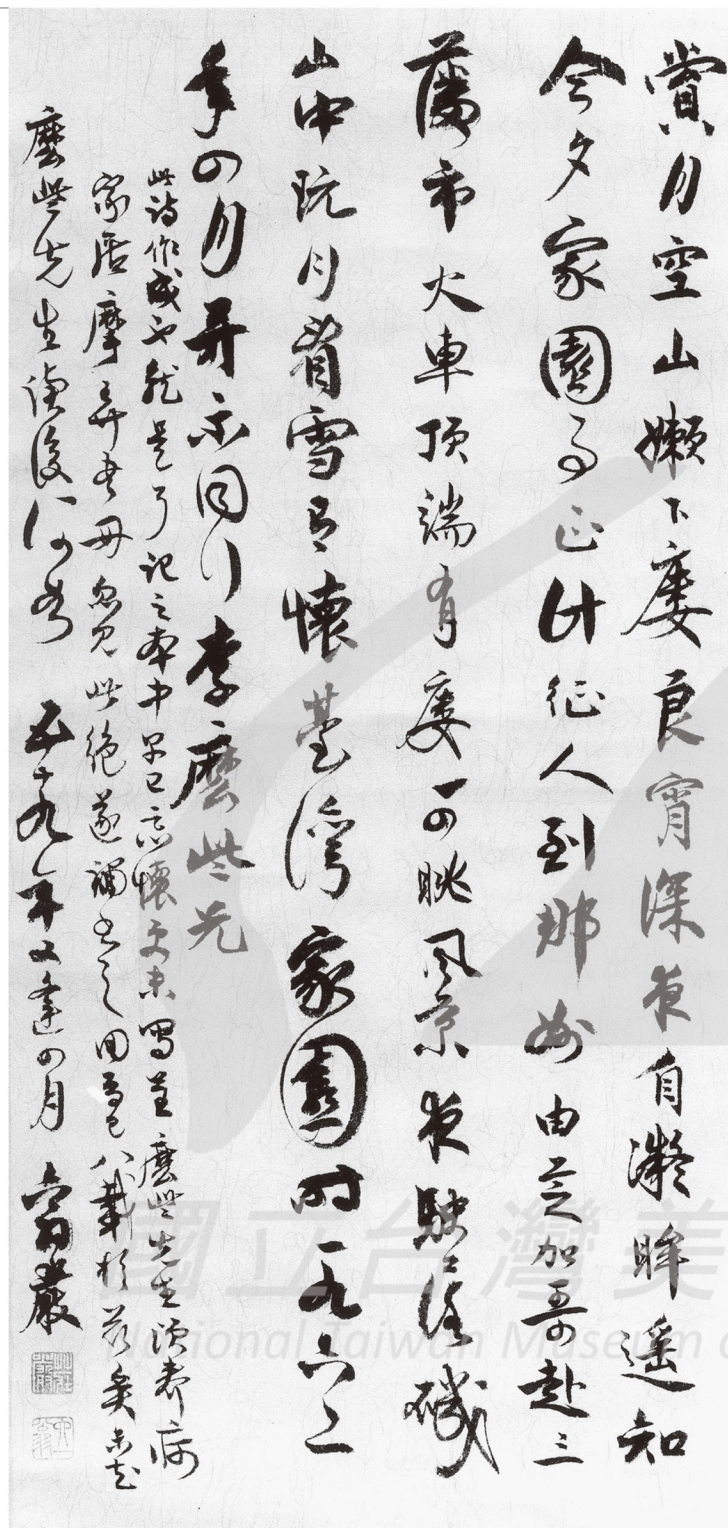




南來的精神。舉家貧困依然守護文物，艱苦不堪，依然不改其志，中國文物能輾轉於各地，正是這種堅貞志節所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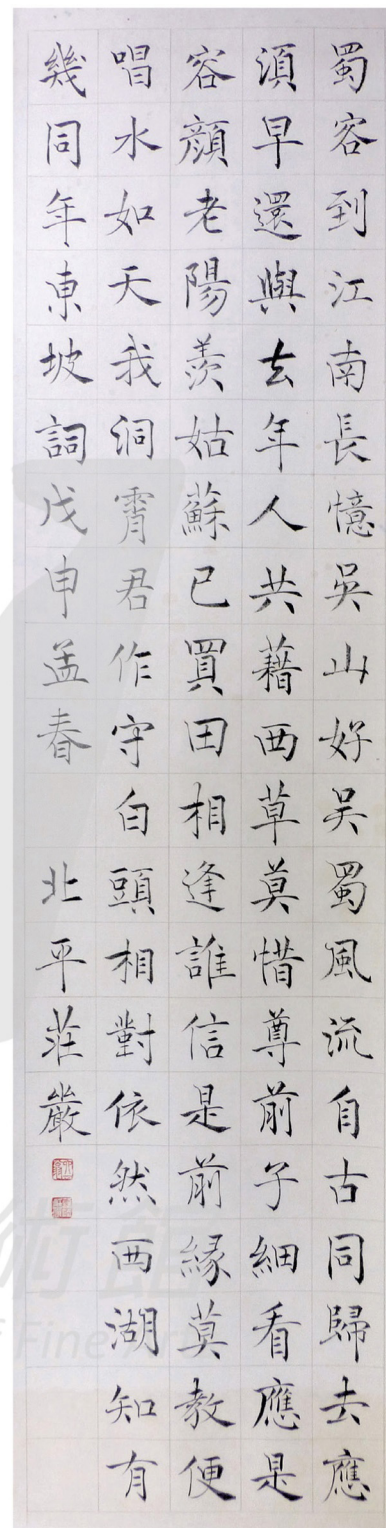
瘦金風華，溫柔敦厚

莊嚴以瘦金體聞名，似乎是自從宋徽宗以後，再次有人以徽宗字體自許。只是莊嚴並非純粹臨摹他的字體，而是以其運筆以及結體為基礎，參就書法藝術，最終則是融會了中國碑帖兩門不同的書風，所謂硬瘦與肥滿兩種。莊嚴以其情性將宋徽宗的瘦金體的剛健飄逸，一變為硬朗敦厚，使得細膩筆畫變化轉為中庸灑脫的風韻。歷代書家向以一種書體聞名，莊嚴初以瘦金體聞名書壇，然而，莊嚴書法，越到晚年，更加融入北齊書法的古拙趣味，「北齊時書大多雍容端厚，既古拙復生動，用筆於隸篆之間。」「六朝人書楷用隸筆，猶多古意，唐人創意新規，舊法蕩然。」〈臨北齊人書水牛山〉（1969，P.135）採用方筆，表現出扁平運筆，結體舒緩，頗有趣味。從這些莊嚴自身題跋可以知道，他一方面主張，今人不盡然劣於古人，以茲鼓勵來者，再者他對於書法用筆與風格的變遷，有其卓見，唐人雖重法，卻滌蕩六朝風韻，因此頗有引古潤今，融會六朝與唐代書法的氣魄，晚年書法常有不拘篆隸之



莊嚴 行書旅美自作詩贈李霖燦先生 1970 紙本

款識：賞月空山懶下樓，良宵深夜自凝眸；遙知今夕家園事，正此征人到那州。由芝加哥赴三藩市火車頂端有樓可眺風景，夜耽洛磯山中玩月看雪有懷臺灣家園。時一九六二年四月並示同行李慶些兄（李霖燦）。此詩作成也就是了。記之本中，早已忘懷，更未寫呈慶些先生。頃養病家居摩弄書冊，忽見此絕，遂補書之。回首已八載於茲矣。未知慶些先生讀後何如，五十九年又逢四月 六一翁嚴



莊嚴 東坡詞 1968 楷書條幅 124×33cm

款識：蜀客到江南 長憶吳山好 吳蜀風流自古同 歸去應須早 還與去年人共藉西（脫「湖」）草 莫惜尊前子細看應是容顏老 陽羨姑蘇已買田 相逢誰信是前緣 莫教便唱水如天 我（脫「作」）洞霄君作守 白頭相對（脫「故」）依然 西湖知有幾同年 東坡詞 戊申孟春 北平莊嚴

（左頁圖）莊嚴1969年所作行書。款識：兩行垂柳分春色，一片飛花落地遲。

[右與左圖]

莊嚴 桃李春風 1974

楷書條幅 67×35cm

款識：桃李春風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燈

吾兩人比收聚古

燈 魯直此詩更

有深味 偶為同

宗及門伯和書之

甲寅中秋 六一

翁嚴

[右與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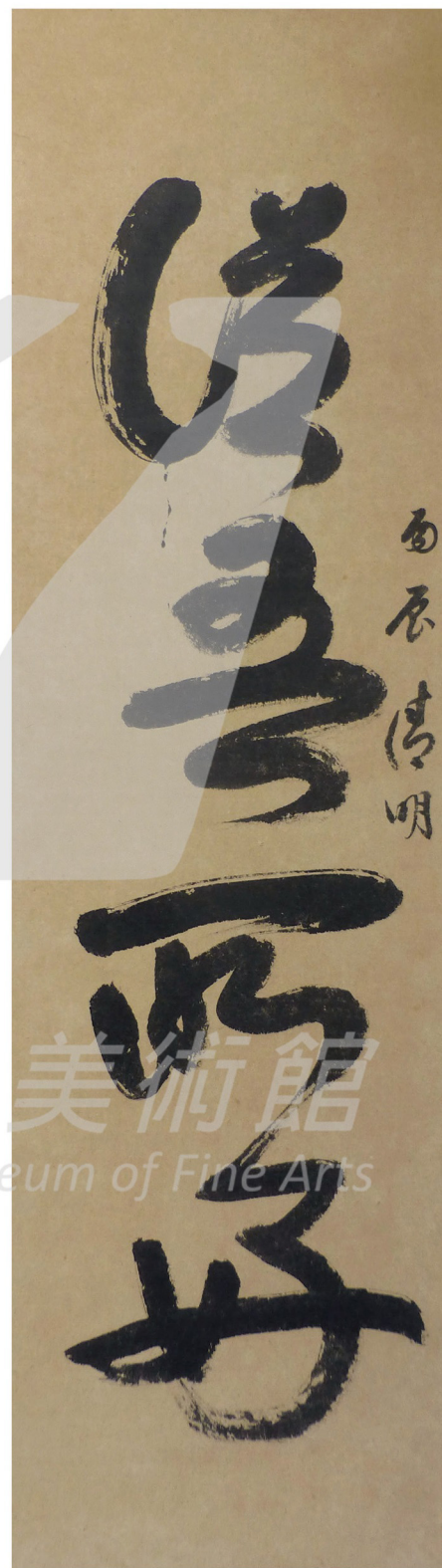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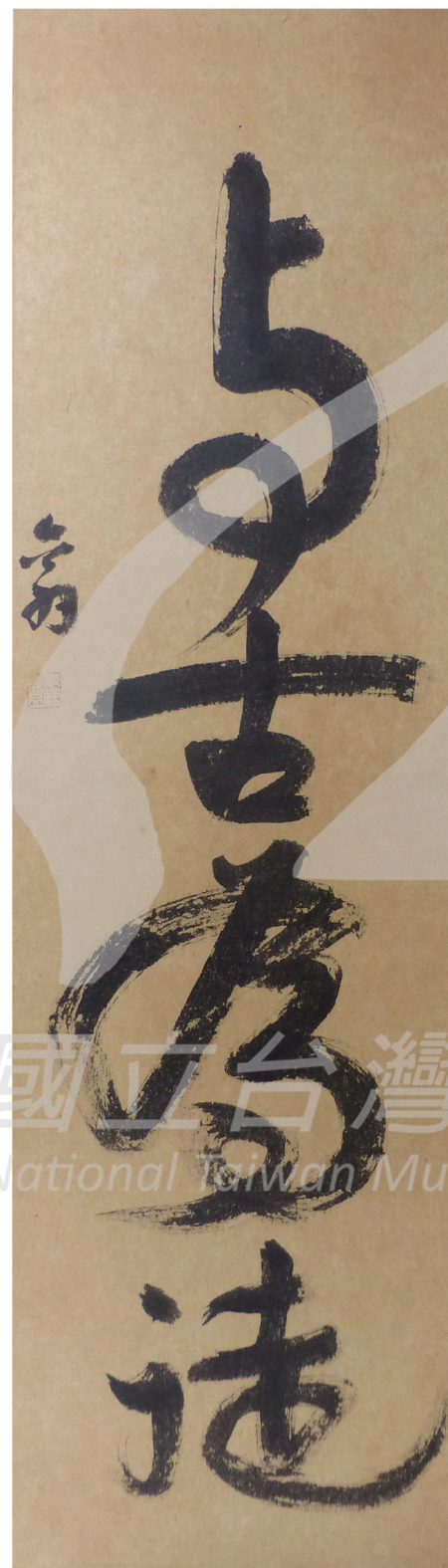
莊嚴 1974 隸書條幅

36×7.5cm

款識：莊嚴謹以黃琅玕

一致問 甲寅歲

莫



莊嚴 1976

行草對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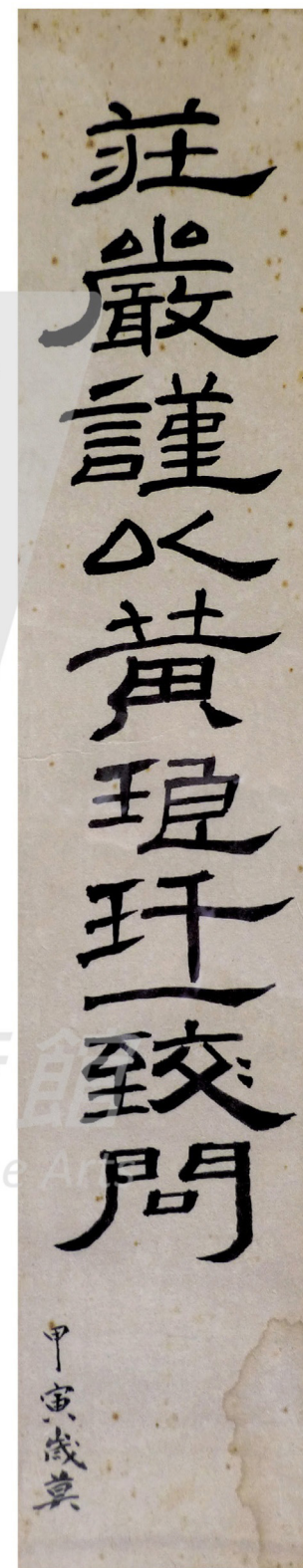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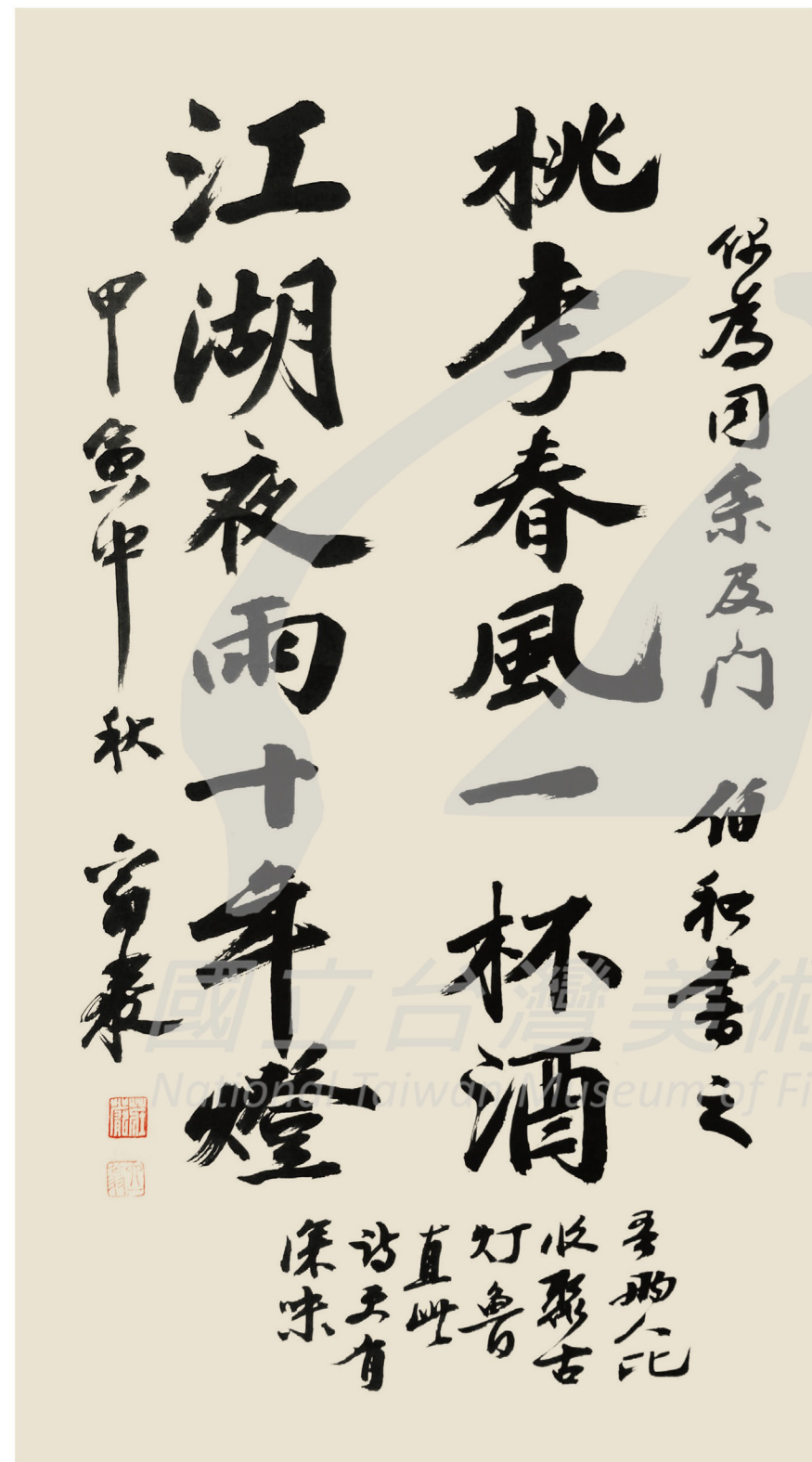
90×26cm×2

款識：從吾所好

與古為徒

丙辰清明

六一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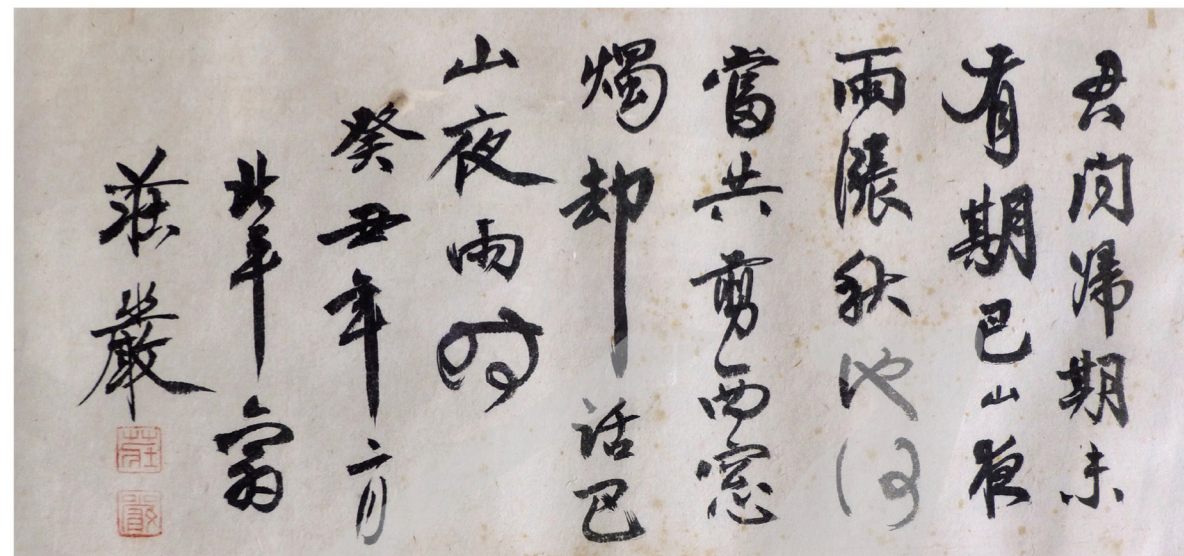
莊嚴 1978 隸書橫批
35×133cm
款識：青山千里月 紅亭一
郭華 六一翁嚴酒後
戊午夏

法，融入行書、楷書之間的表現。莊嚴在給同僚李霖燦詩：「賞月空山懶下屢，良宵深夜自凝眸；遙知今夕家園事，正此征人到那州。」(P149左圖)為1970年寫成，追憶1961年與李霖燦同赴美國展示故宮文物前事，行筆宛如漢代章草筆法以及六朝書法，整體以初唐風骨為主，清新爽麗。

「兩行垂柳分春色，一片飛花落地遲。」(P148)乃是莊嚴望見庭中垂柳，賦成對聯，融合行書與草書，筆法則瘦金、褚書連成一氣；對於莊嚴而言，書法乃是表現情性的最佳工具，同時也是文化內涵的最佳藝術。

■ 冰炭懷抱，莊儒並重

莊嚴的人品端正，溫柔敦厚，即之也溫，可謂今之古人，不只如此，他以自身實踐中國傳統文化，書法與學問最能體現其藝術的內在涵養，然而在現實生活當中，他以親身經驗踐履古人風俗，頗有天下興廢在於己身之責。在現實生活中，他並不以此為道德束縛，而是豁然地將其融入現實生活當中，舉凡中國傳統的重九登高成為他每年必須的習慣。不只如此，六朝風俗的修禊雅集，聚飲論詩，成為他實踐傳統文化的最大象徵。他的這些遵循於傳統卻又豁達之處，不同於傳統儒家思想那種嚴肅與道德觀，而是大度的君子態度，因此他的飲酒一方面或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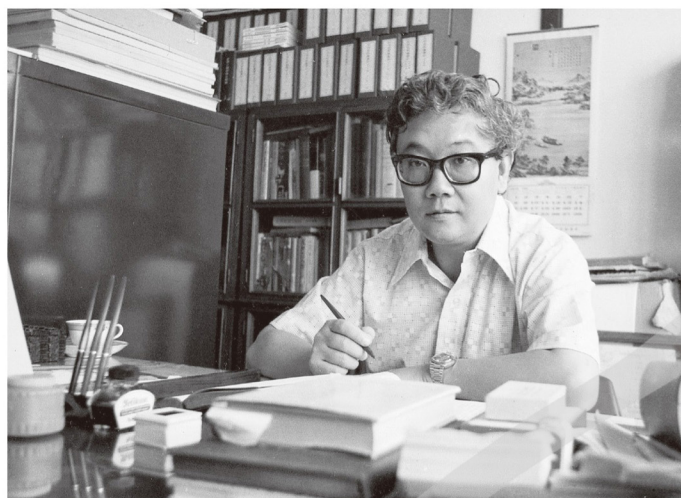


莊嚴 李商隱〈夜雨寄北〉
1973 行書橫批
30×66cm
款識：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
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
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
時 癸丑年二月 北平
六一翁莊嚴

豁達，一方面解思想憂苦，「天上有機奔月，人間無地理憂；浮家竟成新客，夢中重返幽州。」(莊嚴〈六月初八為余七十三歲生日口占二絕以自壽〉)寫盡他生命的無奈，所謂有機奔月乃指美國登陸月球之事，即便科學如此發達，地上卻無法埋除人間的憂愁。遷居臺灣在此為新客，只有在夢中能一遊幽州，消解青年時期對北平歲月的相思。

「屋外行散千百步，窗前臨帖四五篇。一壺酒，一支菸，人稱老莊似神仙。」(莊嚴〈漁歌子〉1975)退休並沒有閒下，同年有詩「天府名肴傳天府，尼罕寧末哈庫他；美酒和成甜不辣，太可惜呀回到家。」(莊嚴〈枕上偶成七絕一首〉1976)「尼罕寧末哈庫他」乃是滿州菜，為紅燒牛肚，「甜不辣」乃是莊嚴將糯米酒和以金門大麴，味甘甜，故戲稱甜不辣。「太可惜呀」乃是英文「Taxi」的翻譯音。莊嚴自知「他」與「家」不押韻，卻不顧，顯然放達至極。

細讀莊嚴的詩歌，我們除了感受到放達的一面之外，常常有濃郁的鄉愁，而那股鄉愁正是中國近代苦難所編織而成的民族災難的縮影，這股民族災難使得中國近代文人背負著振興國家與實現自我之間雙重責任，這種重荷，必然逼使他們尋求精神上的桃花源，在儒家與道家之間尋求精神上的調和，從莊嚴的詩歌中最能體現出亂世儒者的處世之



道。莊因在〈父親的詩〉一文中提到：「他的儒家為君為國的體用精神非常完備，對於『忠』、『信』的誠篤，也無可厚非。但這種盡忠固守的志向，在亂世便很容易受到斷傷，於是道家達生逍遙的立說又對他發出了呼喚以求自解。」莊嚴年年登高遠望，遙望大陸神州，去世前彌留僅言「……北平」，一位清白守正的儒者，顛沛一生，歸鄉難得，一生恪守本分，盡心淑世，憂樂參半。莊靈以「趣味主義者」來說明父親順乎自然的情性。莊嚴精神本質為外儒內道，一生實踐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就齊家而言，莊家一門四子皆有所成。長子莊申以美術史研究聞名中外，次子莊因長於文學，長年任教史丹福大學；莊喆為戰後五月畫會成員，為臺灣東西美術融合的典範之一；四子莊靈善於影像紀錄，其作品每能穿透時空，掌握心靈的脈動。尤以莊靈長年服侍父母，莊嚴仙化後，他踏尋北溝，喚醒地方文史界重視故宮播遷史，重入華嚴洞追跡，勉勵地方尊重前人苦辛歲月；出席北京故宮學術研討會，接續起被遺忘的一段歷史。克紹箕裘，黽勉持重，傳為佳話。

藝術薪傳，經師人師

莊嚴人品高尚，學問淵博，隨故宮文物由北溝而北上臺北以來，名動臺北藝壇，因此，60年代中期以後到80年代初，莊嚴可以稱為臺灣書法與文物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尚未退休之際，受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

（左頁由上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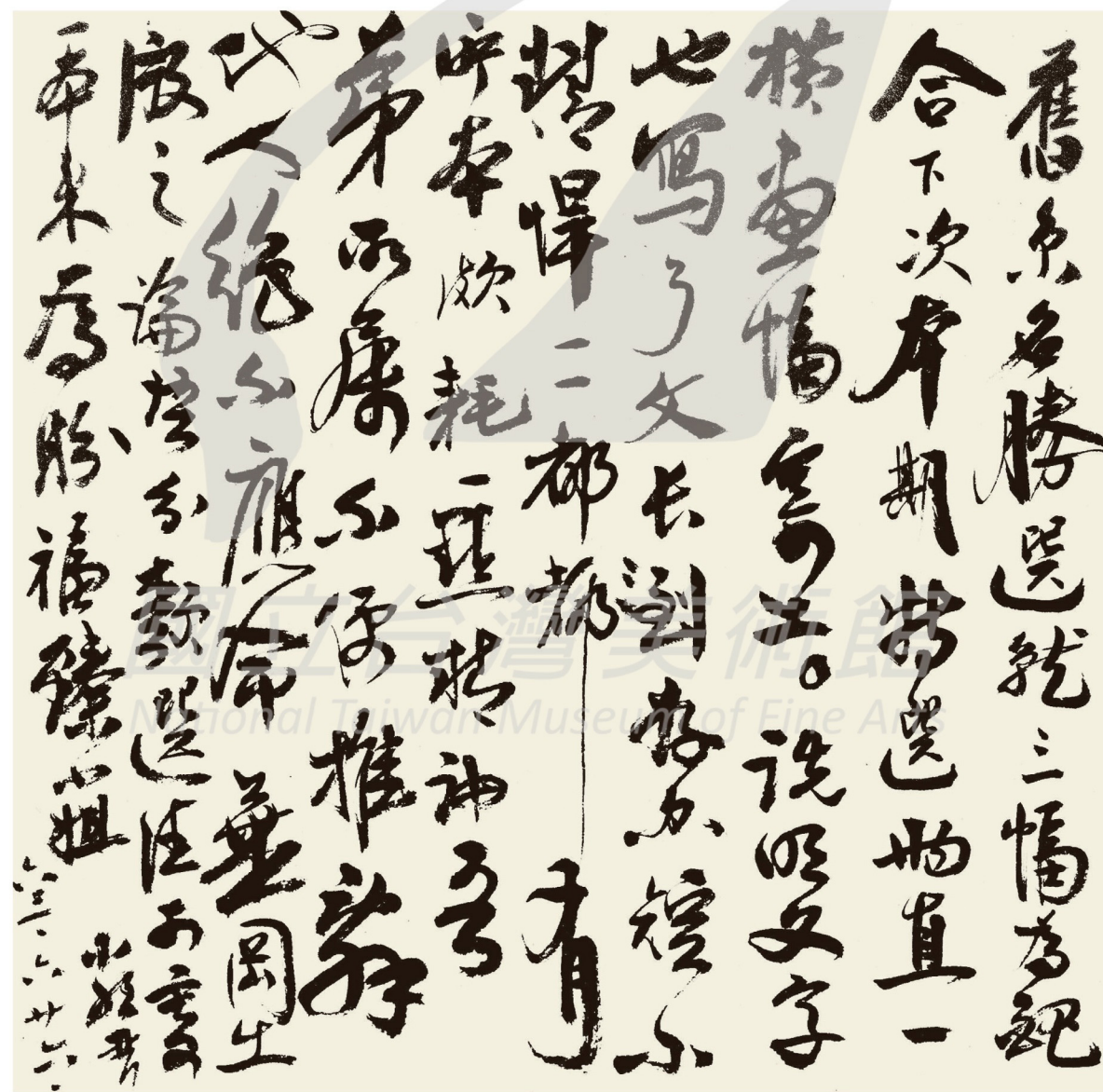
莊嚴的長子莊申，攝於香港大學藝術系。

次子莊因，攝於舊金山家中，右為四媳陳夏生。

三子莊喆攝於書室。

（莊靈攝）

莊嚴致學生李福臻之行書手札



張其昀聘為藝術研究所兼任所長，退休後聘為專職所長，投入藝術教育工作，培育人才無數。1969年到1971年之間，全臺只有中國文化學院設立藝術研究所，名額七名，來報考者皆為全臺拔尖人物，現今活躍於中國藝術界的學者大都出自於莊嚴門下，諸如張臨生、周功鑫、林柏亭、佘城、莊伯和、蔡秋來、李福臻、蘇瑞屏、謝東山、陳國寧、李蕭鋸、楊式昭、倪再沁、詹前裕等人都是莊嚴門下弟子。莊嚴上課著重課程綱領，重視故宮文物典藏品的實用教學，除此之外則是鼓勵學生多讀稗官野史、古代筆記小說大觀；至於上課地點則以故宮博物院內為主，天氣爽朗則在故宮戶外草皮席地而坐，或者在故宮博物院員工宿舍的自宅上課。莊嚴對學生不只傳授學問，更重要的是人品與情性的培養。「不做無聊事，何以消得有涯之生」，所謂無聊之事乃是古人風雅之事；他的

舉止優雅而豁達，風雅之事每能增添文壇風采。莊伯和形容：「所以莊先生修禊之舉，實具有深遠意義，在復興中華文化的課題上，他替我們上了最有意義、也最實在的一課。」

相較於今天教師已然成為傳達知識的「技術者」，莊嚴身為教師，踐履古人的理想教師，既為經師也為人師，其淵博學識與實際的生命歷練，傳達出自己的人生觀及價值觀。他的舉止使得今日知識過度專業化卻喪失知識本應存在人的情性獲得最佳的註腳。莊嚴打破今日偏狹的知識傳授，待人平和與謙虛，每能於現實生活中引導學生，不知不覺中將自己親身浸潤的中國文化精神傳承給學生，成為生命中的指針和典範。

窗前檯燈、圈椅是莊嚴曾用之物，現今是莊靈珍愛之物。
（王庭玖攝）

